

中華學術系列

王慶武 著

姚楠 編譯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中華學術系列

王廣武著 姚楠編譯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中華書局



書名：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著者：王廣武
譯者：姚楠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452 號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24樓B3
版次：1988 年 4 月初版
© 1988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16 6

自序

南海貿易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三十五年前，當我開始學習做研究的時候，很少學者對南海貿易這個題目感興趣。而那些少數學者的研究重點多半是和中西交通史有關的，譬如中亞內陸的絲綢之路和近代西方擴張勢力東漸，經南海而通中國這一類問題。至於古代南海的沿海國家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關係則極少人注意。有少數外國學者發現中國古代史書裏面的紀錄，能夠配合考古學家所發掘的一些受印度文化影響的文物，對瞭解南海各國史有很大幫助，但是他們沒有進一步去研究中國與南海的貿易關係。

中國學者則不同。有馮承鈞、張禮千、姚楠、許雲樵等進行中國南洋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很有成績。因為把焦點放在南海而與前此的中、西或中、印交通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由此又很適應「東南亞」這個戰後五十年代興起的新地域概念（這個新興地區是戰前大陸部份的「印度支那」和海洋部份的「馬來羣島」的統一稱呼），給我們生長在南洋的年青學者很有啟發。我自己本來是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但是因為當地政治上的敏感，找不到充足的史料，所以就不得不改變方向。如果仍要研究中國歷史的話，只好研究古代史。我先把古代中國和南海（即東南亞的沿海部份）的關係，作為研究的對象，而由於很少人注意到貿易上的問題，就決定探討這個冷門課題。

HW402/02

《南海貿易》是我的碩士論文，是一九五四年寫完的。當時初出茅廬的研究生，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圖書館裏能看到的資料也很有限，又趕着準備到倫敦大學去再進修，結果匆匆在一年內把論文寫完交上去。在倫敦研究的題目是唐末五代時期華北的政權結構，所以沒能繼續看有關南海貿易的史書和學術專論。一九五八年回新加坡後，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的編輯堅持要把四年前寫的《南海貿易》出版。我那時正在研究明初的朝貢制度，身邊沒有古代南海的新材料，也沒有時間修改，就勉強答應照論文原樣去刊印去。因此，論文裏有疏忽處和一些不成熟的見解，只好請各地學者指教和給適當的批評。姚楠教授細心編譯，發覺錯誤的地方，已代為修改，而且再加以注解。他這番熱誠，使我十分感激。

《南洋華人簡史》則是一九五八年初寫的。這並不是一篇學術著作，原來是給廣播用的八篇短文。當時，東南亞地區的新獨立國家，從西方殖民地主義的支配下翻身。他們的民族精神充沛，準備建立獨特的國家政體。因此，「南洋華僑」這個概念被指為不適用，而各地華僑就面臨着一個歷史的大轉變。沙撈越廣播電台邀請我講華人史這個題目，我想到華人面對的困難，不得不聯想到華人在東南亞的長遠歷史，就決定用這個觀點給聽眾展望將來的演變。三十年後回顧當年的觀察和預測，總感覺到有些太簡單，不足處很多。現在冒昧將重譯本出版，不妨把它當作一個記錄，代表五十年代一個年青海外華人的希望吧。

至於後兩篇，仍是偏重東南亞的古代史。一篇是一九六九年寫的，先譯成德文出版，後由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刊印英文原文。另一篇則是一九八五年初寫的，是皇家亞洲學會馬來西亞分會在吉隆坡開年會時的一篇講辭。兩篇都提到古代東南亞一些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但是可惜沒有再檢討中國的南海貿

易，給我的初作添補些新材料。我希望今後有年青學者願意專心把南海貿易各種歷史問題重新再研究，用最新發現的考古材料加以詮釋，使我們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古代貿易關係和文化交流有個比較全面而又有系統的瞭解。

最後，我一生得到母親的愛護和鼓勵，將這本集子獻給母親。

王廣武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香港大學

編譯者序

王廣武教授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著述宏富。前歲，余曾編《東南亞與華人——王廣武教授論文選集》一卷，甫脫稿，即擬再編一卷，復商諸王教授，蒙其首肯，出示論著多種，供選擇組譯，經函電商討，乃決定編譯本集。

本書所收各篇，均徵得王教授同意。茲爲編排有序，便利讀者起見，將四篇論著分爲三編：第一編爲《南海貿易》；第二編爲《南洋華人簡史》；第三編爲附錄，收論文兩篇。原文發表日期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就篇幅而言，《南海貿易》字數最多，《南洋華人簡史》次之，其餘兩篇爲近作，各約萬餘字。因此，這幾篇論著中有舊作也有新著，長短亦不一，但都圍繞東南亞研究而言，且均涉及華人，故即以《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爲書名，以求與內容一致，而又有所側重。

《南海貿易》一文曾在一九五八年發表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三十一卷第二輯，係王教授以多年積累的資料與研究心得，對古代南海貿易，加以綜合分析，作出之正確評述，材料十分豐富，論斷極爲精闢，允推爲研究中國經濟史、東南亞經濟史、中西交通史等所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國內外學者引用甚多，惜以翻譯難度較大，必須查對許多古籍，故迄今尚無中文譯本。

《南洋華人簡史》原爲王教授執教於馬來亞大學時在沙撈越電台的廣播稿，後於一九五九年在新加坡出版單行本。其特點是以南洋華人的立場觀點來撰述。一九六九年，該書中譯本曾在臺灣出版。惜乎譯文之中，有一部份未能正確表達原意，且譯者註釋太多，反有「畫蛇添足」之感，故另行譯出，以供讀者比照。

其餘兩篇論文，提出了東南亞史中幾個應要重視的問題，並闡明作者自己的見解。立論新穎，考覈周詳，對東南亞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以上所云，非敢對王教授大作有所評論，而是說明選譯的理由。不是之處，尚乞讀者指正。

與我合作翻譯的有錢江與傅念祖兩君。所有譯文均經我校訂修改，並蒙作者親自審閱，再加修正，希望能不失原意。當然，若再有疏漏錯誤，全應由我負責。順便提一下：《南海貿易》一文引用書籍甚多，其中所引外文書籍，凡在參考書目中已列入的，註釋中只用中文譯名，不再括註原文，請讀者注意。

余已老邁，治東南亞史不可謂不久，但近年來承廣武先生不棄，得編譯其大作多篇，獲益匪淺，因爲譯校一篇文章，較之披閱瀏覽一遍，印象深刻得多，從而感到自己的老腦筋中加進了一些新東西，不再停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舊思想上。廣武先生論著甚多，現在譯出的不過是一部份。擬在我尚能工作之時繼續將他的重要論文編譯出來，另成一集。

姚楠（梓良）

一九八七年九月於上海時年七十有六



王廣武博士

一九三〇年出生於印尼泗水，在馬來西亞長大及受教育。其後回國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後轉讀於馬來亞大學，獲該校學士和碩士學位。一九五七年獲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哲學博士學位。旋任教於馬來亞大學歷史系，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一九六八年轉赴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出任遠東史講座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〇年，出掌該大學的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一九八六年八月轉任香港大學校長。此外，王博士在過去的研究和教學期間，曾任英、美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又參與過若干學術團體的服務，其中包括出任澳洲人民學院院長等職。

Hwd403/52

目錄

自序

編譯者序

第一編 南海貿易——對南中國海中國早期貿易史的研究 1

序 3

導言 5

第一章 南進南越（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前一一一年） 12

第二章 通往黃支的航路（公元前一一一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24

第三章 出使扶南（公元二二〇年至四二〇年） 45

第四章 聖物朝貢（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 65

第五章 一個皇帝的需求（公元五八九年至六一八年） 91

第六章 港埠、市場與官員（公元六一八年至九六〇年）（一） 105

第七章 居間商與香料（公元六一八年至九六〇年）（二） 134

第八章 南海貿易的局限性 168

附錄一	來自南海各國的使團（公元一年至九六〇年）	175
附錄二	公元七世紀前波斯與中國的海上貿易	190
參考書目		197
第二編	南洋華人簡史	205
第一章	導言和早期南洋華人	207
第二章	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	213
第三章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	219
第四章	一七八五年至一八四二年	224
第五章	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一一年	229
第六章	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一年）	234
第七章	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一年）續	239
第八章	結語：一九四一年以後	244
第三編	附錄	249
一	十三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的東南亞：	
	對其政治分裂和文化變化的一些看法	251
二	歷史上的移居模式：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地區	269

第一編

南海貿易

序

迄今爲止，中國早期海外貿易史多半是以西方的觀點來進行研究的，也就是說，把這種貿易視爲由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經營和控制的貿易東方終點。東南亞的早期歷史也是如此。無論是中國的歷史學家還是東南亞的歷史學家都一直把這種貿易看作主要是西方商人前來尋求黃金、絲綢和各種香料。迄今尚未有任何人對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亦即中國人所通稱的南海貿易，進行研究。下面的研究對這個鮮爲人知的課題作了介紹。它考察了這種貿易的各種不同特點，尤其是經濟背景以及中國朝廷與地方對此項貿易的態度。研究的時期包括公元九六〇年宋朝建立以前的十一個世紀，亦即大約從漢朝到唐朝的這一段時期。

本稿完成於一九五四年，當時任馬來亞大學歷史學教授的 C. N. 帕金森教授 (Professor C. N. Parkinson) 曾要求我把它發表，可是由於我已全力以赴地在倫敦進行一項全然不同的研究項目，自感無法爲本書的出版做準備工作。自從我回到本國之後，我本人始終對較爲近代的歷史感興趣。要不是 C. 吉布森——希爾博士 (Dr. C. Gibson Hill) 給我以鼓勵，我本不會重新進行自己的早期工作。現在，在我的同事 H. A. 拉姆博士 (Dr. H. A. Lamb) 和馬來亞聯邦博物館長穆賓·謝潑德先生

(Mr. Mubin Sheppard) 的幫助下，我不揣冒昧地把這篇基本上是五年多前的寫作發表出來。拉姆博士爲我繪製了幾幅地圖，對此也謹致謝意。

王廣武

一九五九年於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導 言

中國的文明發源於陸地，是在遠離河口的黃河平原。當其出現時，這個文明世界便包括田野、河流、城鎮和要塞。人們在田野上耕作，並常常爲了爭奪田野而以兵戎相見；他們害怕河流，但試圖予以控制；而城鎮與要塞則是他們躲避敵人的藏身之處。人們只知道大海是在東面出產食鹽與鮮魚的一道和平的邊界綫，而且是一道深不可測的，漫無邊際的分界綫，它將王公、聖哲和平民同鬼神分隔開來。

中國人早在遠古時代就已聞知大海了。事實上，建立商朝（約公元前一五二三年至公元前一〇二七年）的殷人部落，就有一支居住在山東、河北的沿海地區，根據他們使用貝殼這一事實，人們推測這些部落來自南方，要不然他們也必定與東南亞曾經有過早期的沿海貿易。不過，這兩種看法都缺乏足夠的證據。就我們所知，中國文明產生於殷人各部落與中原地區的前殷各族的融合，其後又與西部地區建立周朝（公元前一〇二七年至公元前二五六年）的各部落集團的融合。對這種文明來說，大海並不重要。直到周朝中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人們對大海的那些物產發生過任何商業上的興趣。

到了公元前六世紀，當時佔據着山東半島與河北南部絕大部份地區的齊國，顯示出具有比其他各國

卓有成效的發達的商業與工業。齊國的著名丞相管仲，不僅鼓勵發展與中國南方交換銅鐵的內河貿易和絲織業，而且獎勵發展大規模的捕魚業和食鹽生產（可能還包括鹹魚的交易）。①在其後兩個世紀內，齊國都城臨淄這個位於淄水流域，與萊州灣（在直隸灣內）相距約五十英里的城市，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之一。齊國的捕魚船隊想必具有相當大的規模，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齊國人民曾以大海作為貿易通道。

下一個世紀，即公元前五世紀，出現了有關山東半島與揚子江口之間進行海上貿易的第一個證據。在此之前，吳國和越國（分別在今江蘇省與浙江省）這兩個非漢族的王國已經崛起，而且民富國強，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與北面和西北面那些漢族城鎮之間的貿易有所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它們任用漢人為丞相，也應歸功於它們的發達的航運業。②

沿海貿易的證據見於《國語》，其中有一段關於公元前五世紀中葉越人浮海遠征山東沿海地區的記載。這段記載描述說，航海的路綫起自揚子江口附近的一個港口（可能在今蘇州附近），然後沿着江蘇海岸北上膠州灣。這表明越人對這條航綫相當熟悉，而且可能經營着絕大部份的沿海貿易。③它還顯示出這些人在航海方面佔有優勢。然而，這種貿易對漢族來說，似乎並不重要。

從以後的歷史來看，更為重要的發展倒在於吳越兩國任用漢族為大臣。這正是漢族稱之為越的那個民族集團的北支逐步「漢化」的第一步。這些越人可能不屬於「非漢族」，不過，他們或許如歐文·拉鐵摩爾教授（Professor Owen Latimore）所說的，是「尚未成為漢族」的人。其時，「漢化」包括「所有同化、融合的進程」，拉鐵摩爾教授在中國的社會發展中發現了這一點。